

錦繡萬花谷

二十二

舊刊錦繡萬花谷

二十六冊

錦繡萬花谷卷第二十四

貴

東京貴莫比

鄧禹自中興後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
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十
八人皇后二人東京貴莫比

榻笏重積

唐崔琳子從數人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至
重積與弟珪瑤俱列戟世號三戟崔家本傳

七葉珥貂

漢功臣唯金張二家親近貴寵比於外戚左思詩

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貂蟬文選

五侯

漢成同日封舅五人譚商根立逢時為侯世謂之
五侯元后傳

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校中書令二十四考

郭子儀校中書令二十四考富貴壽考哀榮終始
人臣之道無缺焉本傳

三世僕射

唐高士廉遷右僕射三世居此官人榮之本傳



三相張家

張嘉貞張延賞張弘靖皆為相世號三相張家

持囊簪筆

張安世持囊簪筆事孝武數十年住近臣負橐簪

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也趙充國傳

擊鍾鼎食

張柬之說宿衛將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

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先帝恩乎

曰究且不忘多祚傳

十要銀艾

後漢張奐云吾前十要銀艾銀即銀印也艾即綠

綬也十要一官一佩之耳孔氏雜錄

萬釘寶帶

上賜素萬釘寶帶楊素傳

八葉宰相

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浸微

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葉八宰相名

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瑀贊

南鄭相北鄭相

唐鄭綱家昭國坊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

相北鄭相餘慶傳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後漢顯宗馬皇后詔曰前躍龍門上見外家問安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皇后記

出陪芝蓋入奉挂室

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云侍講金華參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挂室分紀

印纍纍綬若若

漢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爲黨附者得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何若若耶若若長貌石顯傳

佩六國相印

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樹旗旄羅弓矢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驅才俊滿前導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繁其在內則曲眉豐頰清聲而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怜丈夫之遇知者之爲也

龜組之華蟬佩之映

齊孔雉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云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

交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送則車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鍾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

榮冠東省望重南宮

王績云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武生光豐屋華攘鳴鍾列鼎文粹

宅慶紫霄地均棲月

梁書庾宥吳武陵王拜儀同三章司曰臣宅慶紫霄聯依皇極地均栖月既無迹以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職官公紀

金印如斗

周顛伯仁云今歲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之肘後本傳

玉立垂紳

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相溫表他年赤墀下玉立看垂紳東坡詩

貂蟬出兜牟

南史周盤龍為散騎侍中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牟曰貂蟬出兜牟本傳

豐貂步文章

梁何敬容為尚書令以罪免復起謝郁致書戒之

曰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
聳高蟬以超武帳職官分紀

八貂

唐顯慶中置散騎常侍二人始有左右之名並金
蟬珥貂左常侍與之八貂職官分紀

五鼎成列

王維張公碑云重組累印珥香貂乘朱輪勝衣則
綺襦紈袴通籍則玉璫青墀動則兩駿如舞坐則
五鼎成列文粹

鳴珂里

張嘉貞為相嘉祐任金吾昆弟每朝軒蓋騶導盈
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嘉祐傳

膏梁華腴

唐柳芳氏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梁有令僕曰
華腴

貂拂帝手

宋文帝元嘉中王嘉王曇首並為侍中與帝接膝
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按上語畢復插之職官分紀

狗尾續貂

晉趙王倫既篡位雖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
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陳省華三子列侍

諫議大夫陳省華蜀人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登進士而伯仲為天下第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小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常也士大夫以為榮

漏水燕談

三參政二侍郎

燕山竇禹鈞五子儀儼偁僖皆登第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竇儀為尚書每對客即三參政一侍郎一起居皆侍焉天下榮之

談錄

一門二相

本朝呂蒙正夷簡一門二相二十年居政府

青瑣集

又賈黃中昌朝一門二相

同上

一門六內翰

本朝呂蒙正文靖公子公弼公著公亮公孺俱為內翰長有名德

同上

三十二拜相

本朝王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六年拜相年三十二罷相歸班時四十二在具慶下其父見客公以前宰相侍側無惰容客不安席引去甚眾

退朝錄

三槐王氏

見父子門

王韓二族為盛

初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范宗翰上啓責之曰
王氏之琪珪玳瓘器盡璫璣韓氏之綜絳纈維才
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謂王氏皆以玉為名
故云今天下衣冠子弟取高科者王韓二族為盛
國史

袍鵲腰犀

袍鵲雙雙瑞腰犀一一通坡詩

重金疊蓋

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戴退朝錄國初
兩制出入皆重戴歸田錄

富

三致千金

范蠡善治生十九年三致千金史記貨殖傳

載金一舸

唐馮盎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本傳

歲俸二十四萬緡

郭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良田美器名
園甲館不可勝紀本傳

上清童子五銖衣

見吉兆門

牙籌

王戎田園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筭計而
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有好李賣
恐人得種鑽其核以此獲譏本傳

錢愚

梁武帝弟蕭宏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
掛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武帝見之計錢三億餘
萬武帝少子綬作錢愚論譏之南史

錢癖

和嶠富擬王者人謂之錢癖晉本傳

地癖

唐李愷善殖產伊州有膏腴自都至關口田疇彌

望時謂地癖

銅臭

後漢桓帝時鴻都賣官崔烈用錢五百萬為三公
謂其子曰我為三公議者以為如何子對曰衆嫌
大人銅臭本傳

守錢虜

馬援云凡殖財貴能賑施否則守錢虜耳後本傳

多田翁

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欲
以為用者屢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本傳

張車子錢

周讎貧夜耕困卧夢天公過而哀之勅外有以與
司錄案籍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錢千
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于寶搜神記

乞如願

見元日門

李窟郎

崔昭生崔芸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
猖今雖未即死飢凍幾欲僵杜牧詩

以富死獄

陳子昂父世高貲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
其富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

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
殆死乎果死獄中本傳

錢聲如牛

五代表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
以為妖勸其散以穰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者
求其類耳宜益以錢聞者以為笑本傳

錢神論

晉魯褒著錢神論曰錢之為寶有乾坤之象焉內
則有方外則有負其積如山其流如川難折象壽
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
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

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

本傳

黃金多

漢高祖賜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楚梁孝王未死時府庫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敗時省中三十萬斤遺匿者尚十許

並漢書

塢中金二三萬

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

本二回

十一

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魏志

奢

錦步障珊瑚樹

石崇與王愷奢靡相尚愷作紫綾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示崇崇擊碎之崇命取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光彩耀目愷恍然自失

石崇傳

肉擡拌肉屏風

唐宰相楊國忠家富凡有賓客設酒則不設臺拌

令妓女各執其事號曰肉擡拌又冬月則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本傳

遺鈿墮鳥香聞數十里

楊貴妃得寵兄鈺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烟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墮鳥琴瑟珠玕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

烏羽澤米

韋陳逍遙公性奢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饌羞以烏羽澤米每食厨中所棄猶不減萬錢以五采棧爲書使侍婢裁荅授意而已本傳

一食萬錢

晉王愷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麩本傳

十字烝餅

何曾奢豪厨膳過於王者烝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筋麩曾傳

玉釵直七十萬錢

王涯居右位竇氏女婦請玉工貨釵錢七十萬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後釵爲外郎馮殊妻首飾馮爲賈鍊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

孟馮悅盡飲之俄暴卒賈嘆惜不知其由柳玘傳

廁有紋帳綉縵

劉寔以貧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紋帳綉縵
甚麗內婢持香囊寔退走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
廁耳崇傳

韭萍虀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而辨每冬得韭萍虀愷常
以此爲恨

奢儉不同

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
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

谷二四

十一

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祈公爲人清儉在官
未嘗燃燭油燈一炷熒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
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祈公壽考終
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爲
可戒也歸田錄

詩

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撈珠三萬斛寒江流木起
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
金如轉燭唯余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荆江讀坡詩
知遇

獵見太公

太公姓姜字子牙行年八十不遇於渭水之濱垂釣周文王出獵前期卜之曰所獵獲之物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帝王之師文王至渭水見太公因與之語見其賢乃與同載而歸以父禮師之伐紂之策遂有天下史記

一日九遷

車千秋為高廟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久之千秋上急變告太子寃武帝大感悟拜千秋為大鴻臚卿是日遷九級數月為相前漢

六十日官至三品

唐張寶藏為金吾長上嘗因下直歸洛陽路逢少

年畋獵割鮮于野倚樹嘆曰張寶藏年七十未嘗

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

內官至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

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眾醫不效即下詔問殿

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困其疾

即具疏以乳煎畢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

五品官魏證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

曰前吾飲乳煎畢撥有效復命進之啜又平因思

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

復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

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

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獨異志

茅容避雨

後茅容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言且寓宿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供母自以其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令學卒以成德 後漢林宗傳

拄天邢君牙

唐邢君牙為隴右節度使有進士張汾不待賓司引報直入見君牙君牙方怒宴設司欠錢汾起曰汾在京師每聞京西有邢君牙上拄天下拄地今日於汾前與設吏論錢君牙甚恠更與汾相親贈

五百縑 乾闥子

墮甌

孟敏客居太原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學十年知名 林宗傳

解驂

齊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遇之途解左驂贖之載與歸石父曰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 史記

倒屣

蔡邕奇王粲聞粲至倒屣迎之既至容貌短小一

坐盡驚曰此王生也有異才吾家書文盡當與之

魏志

擁篲

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前驅築碣石之宮親師之史記

堂下一言

叔向適鄭黧茂心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黧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遂如故知左傳

說項斯

楊敬贈項斯詩云幾度見君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蜀道難

李白自蜀來京師以所業謁賀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因薦之上本傳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連騎造門賀摠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旁若無人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命連騎而還親為束髮又幽閉鼓吹云賀以歌詩謁愈愈送出歸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插帶急命邀之

月旦評

許劭子將初與兄靖俱有名好論鄉曲人物每月旦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許劭傳

崆峒叟

元昊叛時關中士人姚似宗寫二詩於驛壁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効死可惜作窮人又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白日眠韓忠獻竒之遂奏補

紀

長安客

有一庸生持一詩謁杜祁公曰昨夜雲中羽檄來按兵誰解掃氛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祁公亦異之奏補一尉曾中無物未幾貶去

湘山野錄

文富二公皆出呂氏門

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蒙正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兒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及文靖公夷簡亦知人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竒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否携以來明日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欲相潞公手也薦爲從官出將入相五十年文富二公皆出呂氏之門

聞見錄

韓歐張三公老蘇自雷簡夫始

老蘇先生里居時雷簡夫為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簡夫始知先生簡夫長安人以遺才命官其文亦竒上韓忠獻書云不獲搢版約袂疾指讀洵文於几格間以豁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書蘇洵乃天下之竒才今人欲糜珠蠶芝躬執匕筋飯其腹中恐他饋傷上歐文忠書必若知洵不以告人則簡夫為有罪同上

國士無如富弼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鳴也果禮部試下西歸次陝范

本二四

文正公尹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開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為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欲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大愛之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登第同上

請不稅農器知其秉鈞

呂夷簡通判濱州王文公問王沂公曾曰君識呂夷簡否曰不識也他日又問如初沂公以其所問對文正曰此人他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之但以奏請得之如不稅農

器等數事也後卒與沂公並相龍川志

簡重貴相

薛簡肅公奎知開封府叅知政事明鑄為推官奎待之甚厚以公輔竒之有問何以知其必貴公曰為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政歸田錄

范蜀公廊廟人

薛簡肅公知成都府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乘小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帥客也簡肅公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自成都府得何竒

物曰吾得一偉人耳後為賢從官聞見錄

貴人識貴人

呂夷簡為布衣時馬尚書亮一見知其必貴以女妻之馬公知江寧府陳恭公執中經過馬接之曰寺丞他日必至宰相曾諫議致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元獻晏公曰奉禮他日貴甚呂許公夷簡為相文潞公進謁許公改容接之曰太博過於我位貴人識貴人筆談

不遇

郎潛三葉不遇

漢武帝至郎署見一老郎眉毛皓白問何為郎對

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本傳厖眉而郎潛兮張衡賦

孟浩然

唐孟浩然與王維善私邀入內院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寔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浩然出帝問其詩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命放還山本傳

崔顥

崔顥有文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本傳

窮猿投林

晉李克家貧求出外乃除剡縣令語人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

貧賤

簞食瓢飲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論語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為桑麻鼓琴足以自娛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莊子

蓬戶桑樞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次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上漏下濕正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往見憲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為病憲對曰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媿色

莊子

葭墻艾蓆

梁書安城康王秀傳云或葭墻艾蓆樂在其中矣

繩樞甕牖

賈誼過秦論云繩樞甕牖之子材能不及中庸

斗升之水

莊子家貧往貸粟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貨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中道有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神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激西河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莊子外物篇

數滴之泉

于頔鎮襄陽鄭大穆以書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陰濃減四海數滴之泉即為膏澤于公依

索數半與之

雲溪友議

門多長者車

張負隨陳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蓆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門外可設雀羅

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賤交情乃見一富一貴乃知交態漢鄭當時傳冷官門外可張羅坡次揚褒詩

窮到骨

已訴徵求窮到骨更思戎馬浹沾巾杜詩來年窮

到骨坡詩

貧無錐

馮山香巖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地也無卓傳燈錄

肘見踵決

曾子在衛緼袍無表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莊子

短衣不掩脛

長鑿長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老杜詩

衣如鷄結

子夏之衣懸結如鷄荀子

鷄裘賞酒

司馬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悶以所著鷄

鷄裘就市買酒與文君飲西京雜記

車如雞栖

朱震字伯厚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

伯厚陳蕃傳

白杜衣百結

董威在洛陽隱居白杜以殘絮縷帛為衣號百結

衣逸士傳

袖詩見張韓

賈島初見韓退之及張籍有云袖有新成詩欲見

老張韓

脫羊裘

高恭之曰生當夕脫羊裘朝佩珠玉後魏

黑貂裘

蘇秦說李兌兌遺之黑貂裘後說秦不用貂裘遂

弊史記趙王贈蘇秦黑貂裘使說秦書十上而說

不行黑貂裘弊戰國策

檳榔消酒

劉穆之世貧往妻兄江氏乞食食畢求檳榔江氏

戲曰檳榔消食君嘗飢何須此後為丹陽尹乃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妻兄南史不索檳榔常晏食山谷

蓬蒿偈人

張仲蔚平陵人所居蓬蒿偈人王輔決錄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蓬蒿陶淵明詩

貧賤驕人

魏文侯師田子方太子擊逢之引車下謁子方不為禮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驕人失其國大夫驕人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則去之楚越如脫屣史記

富不如貧

向子平讀易至損卦喟然嘆曰吾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未知死何如生耳後本傳

鬼笑

劉伯龍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傍大笑伯龍曰貧困固有命乃為鬼所笑南史

兒號寒

韓退之云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進學解

晚食當肉

齊王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

麗都蠟辭曰玉生於山制璞則破焉士生於野推選則祿焉然而璞不完形神不全蠟願得歸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蠟可謂安於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東坡士材

舌耕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拾遺

硯城墨甲

水硯者城池也筆者乃稍也墨者甲兵也心意者將帥也墨訣書言數

筆耕舌織

唐王勃能文請者金帛盈積人謂勃舌織而衣筆耕而食張著盛事

食蓼

少年辛苦如食蓼老境清甜如啖蔗坡詩何異食蓼甘不知是荼苦樂天

抱添丁看花

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醜酒無一錢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坡詩注數日不食行可忍索我抱看滿樹花盧仝示添丁

借車

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全無一物

孟郊詩

食破硯

我生無田食破硯邇來硯枯磨不出

坡詩

送窮文

見韓文

處窮藥方

東坡云吾聞戰國中有一方吾服之甚效其藥有四味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若此則可謂善處窮矣

拆海圖

床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綉移曲折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

杜詩

藁席

張晨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唯有禾藁一束暮鋪蓋卧旦則收之

孫叔敖子貧問優孟

楚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可往見優孟居數年貧困負薪逢優孟與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孟曰若無遠遊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為敖像楚王與左右不能別也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

婦計三日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相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楚王於是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

史記

窮巷掃軌

漢陳平家乃負郭窮巷後巷杜門掃軌無所及

無友之嘆

東坡謫居海外與程夫侔書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屋無居出無友

冰蘖聲

王文正公姪王質在相門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

正為舍人時家甚虛嘗貸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償之公得其券示家人曰此前人清風吾當不墜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墨帖刻石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所至有冰蘖聲

墓誌

范文正補孫明復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才非凡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

太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
昔日索遊孫秀才文正嘆曰貧之為累大矣儻索
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

東軒筆錄

早晚啗粥四塊

范希文修學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米二升
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
斷齏數十莖醃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
三年

湖山野錄

割鷲股

我無置錐君立壁春黍作糜甘勝密割白鷲股何
足難食鷓鴣肉未為失

後山詩

花落糞溷

見落花范縝稱無佛說

夷白

南史李鴻謂古人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

本傳

詩

李髯家徒四立壁未嘗一飯曾留客春寒茅屋交
相風傍墻捫蝨讀書策老妻甘貧能養姑寧剪髻
鬟不典書大兒得食不得魚小兒得禪不索襦山
未論功活人飽活不嘗得妻寒尚賓敬兒餓猶筆
墨平生貸米家十輩來薄責囊無孔方兄面有陳

蔡色同上君不見公車待詔老詆諧飢來索米長

安街君不見杜陵白頭在同谷夜提長鏡掘黃獨

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成繭天兩粟同上君

不如屈大夫夕飡但秋菊又不如顏平原米盡且

食粥癡人要羸餘椒有八百斛錢有一百屋中本

身在秋湖天一角嶺猿洲鴈亦相哀他時相見柯

山下土銜芳薪煮芋魁盧襄本賣文為活翻令室

倒懸荆扉深蔓草土銜冷踈煙老杜不爨井晨凍

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同上北里

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同上

病多諳藥性年長信人愁螢影竹窻下松聲茅屋

頭于鵠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

鄰翁相對飲嗚籬呼取盡餘盃同上多病吳中一

腐儒新來鈇水照髭鬚掃地靜吟黃吻婢縛雞賣

遣白頭奴盧襄無地可耕歸不得有恩堪報死何

難流年怕老相將去百計求安未得安褚載到來

難遣去難留著骨粘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

媿好悲色上眉頭長途計盡空騎馬遠鴈聲初獨

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鈎李延壁

愁詩多才久被天公怪闕食唯應爨婦知杜叟挽

衣那及脛顏公食粥敢言炊坡和柳子玉詩借車

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孟

郊又朝飢詩 卧聞東床琴凍折兩三絃其不止忍

飢而已寒不可忍也 歐公詩話 脫使端能去窮鬼

自量無以致錢神 唐子西 煙村舊業牽歸夢雪屋

孤燈照病身 王禹偁 僧態盤飧雖笋味道情攔檻

只松花 魏野 千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

好暗天欲照盆無及貧女如花鏡不知 施肩 窮巷

悄然車馬絕按頭乾死讀書螢 老杜 舊屋但餘燒

藥竈破囊猶欠買山錢 盧襄 髯奴便了能沽酒雅

子添丁解灌畦 李彭 建鄴江山千里遠長安風雪

一家寒 胡恢 老妻稻下收遺穗稚子松間拾墮樵

荆公 兩荒春圃唯生草雪壓朝厨未有煙 樂天 傍

暖旋燒紅落葉覺寒猶着舊生衣 王建 車如雞栖

馬如狗閉門常多出門少 山谷 愁從竹葉盃中去

老向菱花鑑裏來 趙僧道 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

門外有芭蕉 戎昱 兒餒嗔郎罷妻寒怨藁砧 唐子

萬事不掛眼四愁猶有詩 山谷 瓦地研竈煤葦管

書柿葉 東坡 烏几重重縛熟衣寸寸針 老杜 朝食

不盈腸冬衣才掩體 韓愈 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

貧 蒲閑 貧教謀事拙病使出言憂 陶侃 每因多事

日減却少年心 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邊 杜甫

醉中驚老去笑裏覺愁來 包俗 瘦肌寒帶粟病眼

餒生花 裴說 冷髮不長黑貧交無久情 杜荀 老覺

僧齋健貧還藥債遲姚合春非孤客事花在五侯
門薛能眼昏書字大耳重覺聲高張洎孟郊天地
窄楊朱岐路多石曼卿竹齋燒藥竈花與讀書床

錦繡萬花谷卷第二十四



